



消失的礼堂 记忆中的家

□朱宝珠

宁波地铁已在建设8号线了。每当媒体上看到地铁建设的最新消息，总会想起我那因地铁1号线建设被迁移的老家。记忆中，那个消失的礼堂，那居于礼堂一隅的老家，那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岁月，又浮上了心头。

说起来，也是16年前的事了。2009年，宁波地铁1号线建设，为被拆迁的安置户打造新小区，劈直、改道了中塘河，使小区三面环水，风景秀丽。

我们住了多年的那个公社大礼堂，因正好处于改道的位置，顺理成章地被挖掘成河。那天我站在挖土机旁，现场观看挖土机作业。那尖锐有力的挖土机“五爪”一下子把铲斗挖满，一挖一倾倒，几个来回，礼堂的地基渐渐深陷下去，终于不见了。

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，那“五爪”抓起的好像不是土，而是我过往的岁月。我人生中那些刻骨铭心的，值得怀念留恋的，或久藏心底不愿吐露的往事，统统涌上心头，然后渐渐平静，缓缓地沉入河底。

记得那是1965年的暮春，父亲因工作调动，搬了家。也许是家里事多，竟忘了告知在外寄宿读书的我。我想家了，星期六下午急匆匆地赶回家去。步行二十多里，穿过宁波市区，在城乡交界的老街上遇到了亲戚，才知家已搬迁。巧的是，新搬来的家，就在我站立不远的望春古桥桥巷。算我有运气！假如没有这个偶然的邂逅，我多走冤枉路不说，单是那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回家却找不到自己家的感受，会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，着着实实地受一次惊吓、刺激。这事我心里有委屈，却从未对父



本版图片AI生成

母抱怨过。

一开始我不大喜欢新搬的家。这个家是公社礼堂分隔出来的两个房间，大小、格局相同。它零散，没有整体感，实在难以与半路庵的家相比，好长时间，我心中总是郁郁不乐。平心而论，新家的四周环境极好，窗前冬青树常绿，进出是圆圆的月洞门。礼堂也很不错，它建在六级台阶高的层面上，高大、亮堂、水磨石地面，冬暖夏凉。不称心的是房间被套在礼堂里，礼堂的活动、喧闹，会影响牵连到我家的日常生活。

譬如礼堂开春播、“双抢”、秋收、冬种等动员大会，寒暑假我在家，不想“列席”得躲出去，多数时候静坐家里看小说。此时看书要专心致志，稍一分心，会议内容会钻入耳内。临近中午，量了米去灶间烧饭，见房门口坐满了人，我面露尴尬，低着头，羞怯地从人缝里挤出去。

有个夏天，大礼堂做席草的临时收购点。据说席草要保持碧绿青翠的颜色，须在烈日当空的午后，把吸足太阳热量的席草及时收购进来。这一捆捆席草挤满过道，堵住我家房门口，后被整整齐齐叠满礼堂。席草散发出来的一团团热气，汇聚成阵阵热浪，房间顿时成了“桑拿房”，晚上个个被“蒸”得像猪油芋艿。一家人睡下，起来，又睡下，又跑到外面寻凉快。直到上眼皮碰到下眼皮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再进房睡，很快又被热醒。下半夜了，妈妈在凉棚下搁了床，这才睡得踏实了。

礼堂隔三岔五放电影、做戏文，我家名副其实成为“电影院”“戏文场”的包厢了。一旦得到公社礼堂晚上放电影的消息，各路亲戚家的小孩，一放学就赶紧过来。这天我家烧一大锅饭，一桌子菜，小客人们狼吞虎咽、风卷残云般地吃饱了，提着凳子占好位子去了。人多凳椅少，就打开房间后窗直对礼堂，干脆坐在八仙桌或叠起来的衣箱上观看。那个甜蜜、那个惬意、那个自豪、那个逍遥，神仙似的，滋润着我们这很多人童年和少年的岁月。

礼堂也给左邻右舍带来实惠。炎热的夏天，老人、小孩、家庭妇女，都到礼堂寻找凉快。墙门外的阿姆、阿婶是礼堂常客，大清早就家长里

短，有说有笑地聊上了。有一家子，租住在十来平米的小偏屋里，“缸灶连眠床”，小孩浑身长痱子，整个夏天老婆孩子都在礼堂乘凉避暑。中午，礼堂像大轮船的五等舱通铺，三三两两，腋下夹着草席、枕头的午休人，各自寻找心中的中意“床位”睡下。来的人大多认识，只有一个例外，他鹤立鸡群的样子至今忘不了。足足要两个成人拼起来的体重和块头，已不需知他姓什么叫什么名了，听人说，他是桥对面饮食店的大菜师傅。日日“昼过（中午）”来“打中觉（午休）”，身体刚躺平，如雷的鼾声即响起，睡醒即走。有次婆婆来我娘家，父亲急忙到饮食店买炒菜。婆婆边喝酒，边赞黄鳝糊辣味道好。父亲说，这是饮食店大块头厨师的拿手菜。

搬家头二年，我家的房间是套在礼堂里的，后来父亲单位索性把礼堂地袱往里移进，房间终于独立，一左一右，远看似礼堂的两只“大耳朵”。门前的一大块水磨石休闲地，供我们吃饭、喝茶、聊天，甚至接待客人。久居礼堂一隅，我终于慢慢地爱上了，父母则是日夜守护。礼堂多玻璃窗，半夜突然起风，他们手执电筒分头仔细查看玻璃窗的安危。台风天，屋顶上的瓦片被吹掉，下雨天滴滴答答漏水，父亲攀上长长的梯子上房盖瓦。

礼堂是弟弟和邻家小孩成长的乐园。一堆男孩打弹子、滚铜板、打打煞坯（陀螺）。一堆女孩跳橡皮筋、踢毽子、玩“老鹰捉小鸡”。活泼好动的孩子们，把开会用的长条凳翻过来，当跷跷板。你高我低，我高你低地嬉耍着，欢声笑语洋溢在礼堂的角角落落。岁月变迁，当年的孩子也成了父辈、祖辈了，他们仍然记着礼堂带来的种种欢乐。一谈起小时候在礼堂看电影看戏文玩耍的往事，个个眉飞色舞，开心快乐得似回到当年。

如今，悠悠的中塘河流淌在高楼下。出入坐地铁很方便。看那河面上轻轻泛起的涟漪，那是礼堂不息的生命在吟唱。入住新小区的桥巷人，居高楼而临水，生活像流水似的悠然、淡泊，有诗意。凡事有得有失，这也可算是地铁带来的福气了！

